考信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書金縢

金縢一篇並無周公攝政之文唯戴記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明堂位云武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
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
政於成王由是史記漢書及諸說尚書禮記者并謂
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諸侯而以洛誥之復子明
辟為復政成王之據蔡氏書傳駁之云有失然後有
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王
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
石梁王氏亦云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

位但攝政豈可以天子爲周公二子之言誠足以糾
先儒之失絶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無
南面之事並所稱成王幼而攝政者亦妄也古者男
子不踰三十而娶況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
妃成王者邑姜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
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當在少壯時明甚而今文王
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
王幼不能涖阼則是武王年八十餘而始生成王六

十餘而始娶邑姜也此豈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聖賢也王季之愛文王與文王之愛武王當無以異乃作記者言文王則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說見武王上篇言武王則八十餘而始生成王之嫡長子王季之爲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爲武王婚何其太遲乎由是言之凡記所載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況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之不幼明矣蓋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則武王崩時周公蓋以冡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遂奉子釗以朝諸侯由是此禮遂廢後之人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冡宰總己之禮遂誤以成王爲幼又見洛誥之末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誤以爲攝政之年數耳不思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

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時何人踐阼何人聽政成王之自臨朝視政明矣何故能踐阼聽政於四五年而獨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攝之也鄭氏謂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謂成王親迎以歸然後攝政則亦未免惑於史記漢志之言也且復之爲言下告上也春秋傳曰變將復之又曰營將復於寡君孟子曰有復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復王耳豈謂其復政哉曰然則成王

何以稱爲孺子也曰孺子之稱不必其皆嬰兒也晉文公出亡數年而獻公卒其齒長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稱之爲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稱爲孺子者孟莊子武伯於其父時皆稱爲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稱爲孺子者季孫之稱秩高氏之臣之稱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則是親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稱之也是故金縢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稱也立政洛誥之孺子則周公自以親之少

之之故而稱之耳豈得遂以為童子哉晉慕容盛謂
周公專權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
又謂周公知文王與武王三齡而求代其死者詐也
雖盛本詐讓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傳
記之邪說之有以啟之也故今但載金縢本文而文
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記漢志諸說概不妄附說並見
前武王伐紂條下
戴記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書金縢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則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烏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則文王以何時稱王邪謂生而稱王邪則文王爲西伯傳記之文甚明宋歐陽永叔固已辨之矣謂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則旣追王文王何難復追王二

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則是以爲不當追王也武王以爲不當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無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異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無他以中庸爲子思所作而此章爲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書遂愈莫敢有議者不知此章斷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戰國之儒者采輯前人之言以成此書獲上一節采諸孟子實顯然可見者其冠以子曰者雖相傳

爲孔子之言而爲後人之所附會及假託者蓋亦有之是以中庸之旨高者不減尚書論語而間亦有剌謬於經傳者爲是說者蓋亦習於世俗所傳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故但以爲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豈足爲據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廟者屢矣用諸侯禮邪用天子禮邪武王旣爲天子而仍用諸侯之禮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禮則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勞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聖人之

言萬世所取信也然必眞爲聖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魯襄仲之將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遂入卒殺其君而殺其身然則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傳記必其與經合者然後載之不敢信一人承譌之談遽以爲眞聖人之言也

衛宏毛詩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

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謂此詩在周公居東之日朱子謂此詩在成王初立之時余按鴟鴞以下六篇皆周公時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則是七篇皆與豳無涉何以名之爲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剝棗在在皆然以民間通行之事而獨謂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詩醇古樸茂與成康時詩皆不類竊嘗譬之讀大雅如登廊廟之上貂蟬滿座進退秩然煌煌乎大觀也讀七月如入桃源

之中衣冠樸古天眞爛熳熙熙乎太古也然則此詩當爲大王以前豳之舊詩蓋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誤爲周公所作耳竊疑豳之舊詩當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識之傳之而獨存猶商頌當時亦必多而正考父獨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鴟鴞以下則以其詩皆爲周公而作而音節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風之後而此一篇則豳之正風也故今不載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同上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詩豳風

金縢弗辟之辟鄭氏以爲退辟 同避 居東以爲辟位而

居於東自僞孔傳出始訓辟爲法而以誅殺之意解之於是以居東爲東征以鴟鴞詩爲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際鄭學浸微孔穎達作疏遂棄鄭而用僞傳唐宋學者槩然從之雖朱子詩傳初亦采其說及後答蔡沈書始覺其誤而蔡氏作書傳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載其說於左

朱子覆蔡沈書說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即謂僞傳

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遠骨肉（蓋以孔在鄭前也）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心事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書金縢篇傳辟讀爲避（古字避皆作辟）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郎僞傳蔡氏誤以爲

眞安國作以爲誅殺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此下數句已見朱子書中今節之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居東居國之東也孔氏以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

余按朱子之說正矣蔡傳之釋此文義尤詳盡復何

疑焉然後儒尚多從僞傳而非蔡者豈以詩傳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詩書之言而深思之邪書云流言於國不云殷畔則是殷猶未畔但聞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書之當時尚未知爲誰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殺其兄乎周公之東征討武庚也武庚未畔討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誅則是初無殷畔之事而周公誣之也若謂武庚之畔卽在流言之時則史當特書之以爲討之張本不得

但記流言遽云當誅誅流言者邪誅畔者邪雖初搦筆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詩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則是王室不安諸侯携貳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細玩通篇惓惓慮患之心溢於語言之表然則此詩作於東征之前明矣若以爲在東征之後則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爲岌岌憂危不保終日之言於事爲不切於人爲不情矣而說者乃以既取我子爲東征後之証曰予喻

管蔡垂諭王室言既取我子則管蔡既已受誅矣朱氏公遷說信如所云管蔡誅則武庚亦誅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毀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傳豈能無千慮之一失況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說而後儒反代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傳之說而以東征之事次於成王親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

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書金縢）

按書此文居東之非東征益明臨漳呂衆天先生游

己酉記疑嘗辨之今錄於左

己酉記疑一則（節錄）周公居東去京師必不甚遠周公

此時亦無大責任故感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執書以泣廼卽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也若以居東卽爲東征則武庚所都去國三千餘里豈有不下班師之詔又不待風止卽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來論此事者當以蔡註金縢爲正鴟鴞詩傳雖不觀可也○余按此說深中事理蓋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師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擁兵居外其爲無事顯然不得謂之爲東征也

史記云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一事而所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傳記如是多矣慶封之聘魯也叔孫食之不敬賦詩譏之其奔魯也叔孫又食之氾祭亦賦詩譏之鄭之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爲蒐除也亦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

止此皆顯然一事而傳悉兩載之無他采之太博而擇之未精耳左傳猶然況其下焉者乎後人過於信古遂不敢議惑矣譙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見史記之文傳而失其眞者甚多學者不可以其近古謂其必有所本遂槪信之以為實也

補 管蔡啟商惎間王室 左傳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 孟子

存參○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

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尚書大傳

僞古文尚書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云云余按傳稱管蔡啟商惎間王室孟子書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語則是管蔡之誅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烏有但聞流言而遂誅其親戚者哉僞書之文其誣聖人不小故今載春秋傳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傳所言乃伐奄張本雖不敢必其實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書大誥

備覽○武王崩三監傳云三叔管蔡商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

將黜殷作大誥 書序

按大誥篇首當有數語序誥之所由作若盤庚多士多方者而今無之蓋缺文也故今取書序之文補之

衛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左傳定公四年

戰國人多稱周公誅管蔡晉慕容盛遂以擅誅管蔡為周公罪余按周公東征乃奉成王之命尚書春秋傳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專屬之周公也蓋周公輔相兩朝勳崇望重故說成周事者多歸之於周公正

如陳賈所云周公使管叔監殷是時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偽古文尚書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宋堯叟林氏春秋傳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註云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或以二叔爲管蔡者非

管叔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杜註二叔說同無管蔡霍三叔之說

余按春秋傳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

叔而蔡蔡叔又云管蔡爲戮周公右王無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記殷本紀云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周本紀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皆與左傳文合而無霍叔其尤顯然無疑者管蔡世家稱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紂子武庚稱封叔處於霍則不言是然則霍叔未嘗監殷明矣而魯周公衞康叔宋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稱

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亂周公誅管叔放

蔡叔若霍叔果同監殷而同作亂不應數篇之文如

合符然皆有管蔡而無霍也尚書大傳云武王使管

叔蔡叔監祿父漢書地里志云周既滅殷封其畿內

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皆與左傳史記說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

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無霍故傳云弔二叔之不

咸不稱三叔也至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始稱自殷

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僞尚書緣此遂釆左傳語而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則此書之撰於晉以後而非安國之所傳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國所傳不應兩漢諸儒皆不知有霍叔獨至皇甫謐始知之而左氏生於周世在焚書之前尤不應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稱管蔡之故因釋二叔爲二代之叔世固已强詞至林氏乃據世俗相傳之語以

駁二叔之稱而不復考左傳他文及史漢舊說尤疏之甚矣且降爲庶人者漢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殺可放而未嘗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別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時卿奔他國乃有降從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國之卿故然耳本國無是也烏有朝齒公卿而暮同編戸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車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遜輕乃反降爲庶人一何其賞罰之顛倒乎

或疑金縢有羣弟流言之文當不止蔡叔一人然即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稱羣弟流言者自多人監殷者自管蔡不得謂流言之人盡監殷之人也故今但據春秋傳文載之無稽之說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本啟字避景帝諱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史記宋微子世家）

僞古文尚書有微子之命篇余弟邁訥菴筆談嘗辨

之今錄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際難為言矣當時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勢必有其懇摯而婉篤者今皆不可得見作書者以其難於措辭故但為膚廓通套之語於當日情勢無一語及之譬若扶墻而行不敢少動惟恐其有破綻以貽後世口實此正可見作者伎倆而後世乃猶以為真聖人之言也試使後世能文之士代為此篇其揣情度勢亦必

有可以感動人心而慰安殷之遺民者寥寥數語苟
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補伐奄三年討其君孟子

近世讀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爲句誅紂伐奄爲句遂以伐奄爲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紂爲惡者余按經傳無武王伐奄事書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伐奄乃成王事也詩東山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是三年討其君卽周公東征事也

尚書大傳亦稱奄君謂武庚請舉事書序又稱成王伐淮夷遂踐奄然則伐奄決在成王之世無疑孟子此文當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爲句伐奄三年討其君自爲一句非武王時事也蓋緣初學讀書多不能誦長句率於四五字處讀斷如知和而和何必讀書飽食煖衣夫子循循然之類相沿旣久遂以爲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學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韓子云凡爲文宜畧識字爲文而能識字說經而能

知何讀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載之周公

相成王時僞孔傳又謂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

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誤說見後多方多士條下

附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此事時世無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驅飛廉於海

隅似前嘗討飛廉而飛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即武王

伐紂之時史記所謂不與殷亂者也奄負東海海隅

乃奄東境蓋因奄未臣服故得苟延殘喘至克奄後

始得而戮之耳然則此事當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
連而及之但於經傳皆無明文故附錄於此
史記秦本紀云周武王之伐紂時蜚廉爲紂石北方
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
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
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還至霍安能逃於
武王之誅而得從容以終天年且蜚廉助紂爲虐者
何以帝反嘉之而賜之石棺乎此事至爲荒謬蓋秦

趙之人諱其戮而妄造此說以欺人者是以譙周古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馬氏索隱亦以爲非實也當從

孟子爲正

備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書序

備覽○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按史記載此事與書序同尚書大傳及說苑皆以爲三苗貫桑而生大幾盈車恐係傳聞而甚其詞者故

不禾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詩豳風

按此詩稱我徂東山又稱于今三年是即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事也故次之於此衛宏詩序以爲周公東征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而作朱傳以爲周公自勞歸士之詞余按此篇毫無頌美周公一語其非大

夫所作顯然然亦非周公勞士之詩也細玩其詞乃歸士自叙其離合之情耳三年東征不爲不久破斧缺斨不爲不勞而其詞絕無一毫怨意若邶之擊鼓雅之漸石者即此可見盛世景象以爲勞歸士美周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稱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云者雖得詩人之旨然謂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民說亦非也聖人之於民必有撫愛於平日矜恤於臨時者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詩勞之之虛文即能有此

效也然則謂序其情而民說何若謂歸士自述其情

雖極勞苦思念而毫無怨上之心由於上之愛民有

素是以上下一體者爲得其眞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

將詩豳風

衛宏毛詩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箋云四

國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余按破斧缺

斨卽叙東征之事東征三年爲日久矣斧破斨缺則其人之辛勤可知猶宋人詞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屬之大夫而謂斧爲周公斨爲成王也朱傳以爲從軍之士所作破斧缺斨自言其勞是已又援斬伐四國之文斥序以爲管蔡商奄之謬其說尤正然謂答前篇周公之勞已故作此詩以美周公則尚似有未盡合者詳味此詩之意乃東征之士自述其勞苦絶無稱美周公一語惟其勞而

不怨由於周公勤勞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敵愾禦侮不辭況瘁至於斧破斨缺而無異言即此見周公之美耳以爲美周公淺矣以爲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惡四國尤失之遠矣

備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書序

備覽○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同上

按唐叔之歸禾周公在東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則成王亦至東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負固不服成

王因自往觀師也抑不知周公班師之後淮夷復畔而成王始東征與要之當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書多方）

此多方篇文乃初遷殷民後誥之者

附錄○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書多士）

附錄○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同上）

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康成云此伐管蔡時事僞孔傳云成王即政（謂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二說不同其後王顧諸儒皆以僞傳爲誤王論余沐之見顧云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

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爲之說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叙伐奄後遷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異則多方之來自奄卽多士之來自奄多方之自時洛邑卽多士之遷居西爾無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多方絕無一言及之則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

洛之後無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簡豈非前日既言其詳故後日但舉其畧與然則多方固當在多士前而奄初無再叛之事明矣王肅說書專攻康成僞傳本王肅之徒所撰故好與康成爲異顧說是也惟謂奄因武庚既誅而懼則尚未盡蓋奄乃東方大國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聖人不窮兵於遠耳尚書大傳謂武庚之舉事奄實趨之然則武庚之叛必與奄連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並伐之也故今

以多方之文次於東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奄歸後遷殷遺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見其爲一時之事說並見後立政多士條下

備覽○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書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世傳尚書篇次多方立政二篇並在多士無逸之後

余按多方既當在多士前則立政無逸之先後亦未

必知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

位未久時語無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國之久當是天

下無事恐其狃於安樂有初無終之意然則多方立

政二篇皆當在召誥前如康誥酒誥之當在金縢前

也傳經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說

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蓋治國以用人爲要而用人以

知人爲先一有不當則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衆庶

獄庶愼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廣搜博釆不可巖穴之內具有良材羈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賢則用之不拘於親舊也吾故讀此篇而知東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觀孟子稱文王治岐仕者世祿則是卿大夫之子孫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爲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爲之賢才不復進用以故王室日卑

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即侯國亦如是春秋時齊晉最強然皆至戰國之初而遂亡魯衛子國雖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國惟楚與齊晉迭霸至秦并天下而後滅強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讀春秋傳心常異之久之始悟其故蓋春秋自成襄以後齊晉魯衛卿皆世傳大夫亦多世者世則不必其賢而楚獨能用賢故也孫叔敖舉於海觀丁父彭仲海皆舉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鄰國之逃臣初

無蚍蜉蟻子之援可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猶自來奔
而用之者至申鮮虞僕賃於魯以喪莊公而楚聞其
賢遂召為右尹其汲汲於求賢如是厥後王孫圉聘
於晉猶以觀射父左史倚相誇于鄰國而曰楚惟善
以為寶是知楚人專以用賢為事是以強且久而莫
與比也甚矣尉公之訓之為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馭
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復問其賢否故吏闒冗者多
漢興始下求賢之詔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

恩澤佞倖鑽營權貴而得進者亦復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資格隋唐以降競尚科目由是授官惟憑科目遷官但用資格不復以度德量才爲事矣宋太宗論科目豈敢謂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勝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說並見別錄周政通考中

備覽○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

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說苑

存忝○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輧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古今注

按此事不見於經惟尚書大傳及說苑有之然於理無所害但大傳文有脫誤及不經之語故采說苑之文截之大傳以此事爲在歸禾之時說苑以爲在三年之後要之當在成王歸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頗近附會恐係後人增飾然亦未有以見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曰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

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書召誥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書洛誥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傳宣公三年

按此文則遷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與此異者盖古人之文多大畧言之遷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故統之於武王耳猶之魯晉諸國

者封於成王世而成紂謂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
五姬姓之國四十也猶之武樂篇中稱桓桓武王於
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謂武王克商作頌
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猶之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奄
始滅而詹桓伯謂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且
王孫滿以周人專敘周鼎沿革不應誤引而臧哀伯
魯大夫因諫納郜鼎而語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詳
固不暇深求也故今棄彼而錄此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書洛誥

此上皆記成王周公營洛之事○惟告周公其後僞孔傳以爲立周公之後於魯蔡傳以爲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說是也作冊逸誥僞孔傳以爲使史逸誥伯禽蔡傳以爲誥冊史逸所作二說皆非也何者凡諸祝誥皆當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載其名不應

此獨記之日無關於事理於文可省蓋逸者失也乃逸書逸詩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記故其中多缺文其祝與詩蓋失之矣然祝語雖失其大意則可知故綴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後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義甚明不煩曲解且傳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爲彼也

附錄○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書

此文在書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舊誤以爲康誥篇序蔡氏以爲當在洛誥篇首然以文義按之亦不甚合蓋不知爲何篇之序而其誥已逸耳三月僞傳以爲作洛之三月然處殷猶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會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見其必然姑附錄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爾殷多士

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書多士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誥殷民者○按此篇云予惟時命有申時是也時命者蒙上大降爾四國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

申也蓋多方以遷民故作誥多士以營洛故作誥故
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多士云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營洛以後更無他事何誥之有然則
此篇在多方後益無疑矣蔡傳亦謂遷民在作洛前
然不知多方即以遷故誥遷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獨
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東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
之次第一、望了然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逸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篇仍當次於多士之後說已見前立政條下

周公何以作無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難之日則

憂勤惕厲之心易生當太平無事之時則驕奢安佚之念漸啟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飛廉戮淮夷服肅慎來越裳貢此正人主逸樂將萌之時也然人主一有逸樂之念則於庶政必有略不經意之時一有逸樂之念則左右臣僚之窺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寵者昔梁武帝以開國之君及其晚節百度廢弛竟致侯景之亂唐明皇帝躬撥

大難致開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無度馴致安史之亂播遷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預遏其萌也故周頌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推成王能服習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寧克基天命於無窮也唐魏徵謂創業易守成難宋李沆數以四方水旱入奏以爲太平無事恐啟人主泰侈之心其意蓋皆本之此篇此治忽興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

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尚書尚書中自堯典禹貢皐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然虞夏書文簡意深而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惜乎世之學者惟務舉業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問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其父吉甫責之對曰武

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所以不
應然則分詩書與政事爲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經
取士果何爲邪其亦可歎矣夫